

诗路花语

海岛

■ 侯爱波

每一处都那么欣欣向荣
好像天堂遣返人间
凤凰树端着血红的花冠
骄傲自己少女的腰身和小腿
幸福货真价实并向你指认它自身
阳光免费，棕榈舒展鸵鸟的羽毛
提供对棕榈的想象
大街像一张风景明信片
站满长胡须的榕树与开花的紫荆
远远都像热带植物园
所以——请——来
循着宣传手册解说词和图片里的
诗意
想象热浪扑面围拢
皮肤像面包一样被烘烤
没有什么比椰子更解渴
比白沙滩的细软更加舒心
这里时间是停滞的
阳光每天循环播放自己
看吧，充满生机的风景
看，它们令人冒犯的绿色
她的空气四季没有味道
她的热度四处出击
大街小巷弥漫着烤生蚝，甘蔗味
循着宣传手册解说词和图片里的
诗意

念奴娇·珍珠海岸 (外一首)

■ 陈健春

珍珠海岸，看三湾三岛，骇浪惊拍。
岁月斑斑都减岸，淘尽沉浮还碧。
玉宇琼楼，青山依旧，谁识它魂魄。
心潮随涌，尽留豪迈踪迹。

且喜清水湾湾，金莺戏月，叹天官
如画。

人间唤醒千古梦，莫问今朝何夕。
起舞舞风，悟空来去，分界骑鹏翼。
晚霞西落，归帆声脆飘逸。

水调歌头·红树弯弯

潇洒看红树，心浪涌瀛寰。
海天潮涨拔翠，漫漫彩虹间。
闲赏游鱼弄影，静有奇花绽放，随
意入晖圆。
回首蒼云鹤，木栈指弯弯。

道通乐，波澜阔，莫等闲。
轻舟揽月，一棹碧海逛蓝天。
欲借孤清垂钓，又想五洋捉鳖，心
魄意难填。
咫尺天涯路，一笑梦归还。

鹧鸪天·清明

■ 景柱

春暖花开忽下霜，
行人匆匆尽忧伤。
寒食之夜两眼泪，
寻亲亲人在故乡。
冬已尽，
夜犹长，
一梦哭醒更凄凉。
亲情总在分别后，
断肠思念隔阴阳。

变革的时代

■ 郑文秀

他拾起黑夜里独立的光
让那些揉着眼睛的文字
把一切躲藏在身体的阴影
物质和欲望，废墟中
善意的想象，卷入一场
对峙的迷幻术中
灵魂的想法是多么的严肃

暗瓦顶收集着太阳剥落的
声音，它的容颜
激荡着四周的风景
他解开孤独语言里
仅存的一粒尊严，让坚实的
部位破壳再生

窗外是月光印刷的图案
有些模糊，甚至发暗，发酵的世界
把一切躲藏在身体的阴影
对着穿越的疼痛，他必须
保持方向，然后寻找一种力量
打通生命暗流智慧
在骨骼内部，虚拟一个安置
未来社会的盲区

■ 王卓森

向南，向南，迎着南海的阵阵凉
风，跨越热带的洋流，循着肉眼看不到
尽头的方向，我们决定从一个大海岛
向一个更小的海岛出行。这个大海岛
是海南岛，是古时候的天涯，是一个足
以让内陆贬客未作登临就先恐惧半死
的地方。可以想象，戴罪的贬官在某
个时日衣袂褴褛地出现在天涯，他的
脚步再敢向南迈进一步，身子可就没
入汪洋大海了。这次，我们要离开这
个大海岛往南通行，那么天涯又在哪
里呢？难道我们从夕阳中匆匆动身、
在星夜中浮船赴去的小海岛——西沙
永兴岛，就是行旅中的又一个新的天
涯吗！

椰树和木麻黄林掩映的清澜新港
码头上，“琼沙3号”轮正像一峰安卧在
沙漠中的骆驼，它在等待丝绸之路上的
旅人，不，是在等待那些赶西沙的客
人。斜阳把蓝色的船身涂上一层金光，
显出一种久违的依恋。

“琼沙3号”是穿梭于海南与西沙
的一艘客货轮，机器轰鸣着推动船身，
船尾旋出白花花的海水，船速比我预
想的要快，一时让我有了乘风破浪济

琼岛风物

家乡永兴

■ 王义和

谷雨刚过，我回了一趟家
乡，从海口出发不到半个钟头的
车程便到了。不管从海榆中线
路抑或从绕城高速公路亦然，只
是从绕城高速公路较快些，用力
踏一下油门，然后拐进海屯高速
公路，一会往右拐上一个小小斜坡
再下一个小小斜坡，便是我的家乡
永兴镇了。

甜美的荔枝，一直是永兴游子
的美丽乡愁。很久以前，家乡就因
盛产荔枝而闻名遐迩，显显赫赫，
风光光足了。日前翻阅一本旧书，
称永兴是海南著名的水果之乡，永
兴荔枝历史最久，产量最多，质量
最佳，属海南之最。又据《正德琼
台志》记载，永兴荔枝已有千年以
上的历史。

近十年来，家乡人掌握荔枝
种植技术已游刃有余，依靠荔枝
种植发家致富的人家数不胜数。
当你走进永兴镇的任何一个村
庄，一座座崭新别致的小洋楼便
呈现在你的面前，人称“荔枝
楼”。说到家乡人种植荔枝可有
不少感人的故事呢。一个叫吴开
茂的农民，虽说没读过多少书，可
他对种植荔枝却情有独钟，被家
乡人亲昵地叫“荔枝茂”。早些
年的时候，“荔枝茂”就把那些所
谓的“野生荔枝”进行改良嫁接
嫁接，培育出了“紫娘喜”、“南
岛丁香”、“蛤蟆红(海南话俗称
石薯红)”、“荔枝王”等新品种，
同时还把这项种植荔枝新技术无
私地传授给村民。

说到家乡人种植荔枝，令人
感动的还是那种吃苦耐劳、坚
韧不拔的“愚公移山”精神。家
乡永兴是一个万年火山爆发形成
的熔岩风化地，满山遍野随处可
见不规则的石头，“地无三寸土，
水贵如油”是家乡昔日恶劣自然
条件的真实写照。可就是在这样
的自然条件下，家乡人硬是在这
火山熔岩的石地上种出了硕果
累累的荔枝来。他们用铁钎、
脚钻等劳作的工具，一边挖，一
边凿，弄出一个个几十公分深十
几公分宽的窟窿来，然后移土入
之，种上荔枝。有一年我去高中
时的同学郑作福的荔枝地参观，
约20亩的石地上长出蔽蔕得令
人羡慕的荔枝树。细碎的阳光
从荔枝叶间漏在他的脸上，他
微笑地说，这是他夫妻俩起早摸
黑挖挖凿凿，凿凿挖挖，艰苦劳
作才有今天这片荔枝林的。此
时，我想起了《愚公移山》所曰：
“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
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
子子子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
增，何苦而不平？”在家乡，也许
没有几个人知道愚公移山的故事，
但他们在火山石上留下的农耕杰
作，不正是一个现代版本的愚公
移山传奇吗！

坐落在火山石上的家乡永兴，
荔枝扬名，风情独特，美神眷顾，
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一眼西湖玉

沧海的感觉。船上装载着供应西
沙的物资和给养，我想，主要是日
常生活用品和淡水吧。堆货的甲
板上，最叫人眼熟的是一些鸡笼
鸭笼什么的，鸡鸭一直不停地鸣
叫，船一开动，它们的叫声就哑
然了，可能是第一次见到大海吧，
惊慌或者兴奋之下，没有心情鸣
叫了。船上的客人，几乎是去西
沙公干、守岛、执勤、考察、务
工、打渔、旅游的人们，来了一
批，回去了一批，又来了一批，旧
人去了新人来。在西沙的时光中，
他们如此往复了多少年，留下匆
匆的身影，西沙的海水，沾湿了
他们的脚步；西沙的海蓝，填满
了他们的双眼；西沙的海浪，喧
响在他们的胸腔；西沙的岁月，
沉落在他们的记忆中。

入夜后，“琼沙3号”像一把尖
刀，渐渐切进南海深远的腹部，
海风比白天放纵了一些，它们好
像是相约好了一样，吹着一样的
号子奔过来，号子似乎不是从远
处吹来，而是从大海的深处吹出
来，有一种挣脱了大海抱揽的恣
意。在大海巨大而邈远的涛声中，
船的轮机声显得有节奏而轻柔，
像一首慵困的摇篮曲，船上的每
一个人都是它怀中的婴儿。在远
离陆地的大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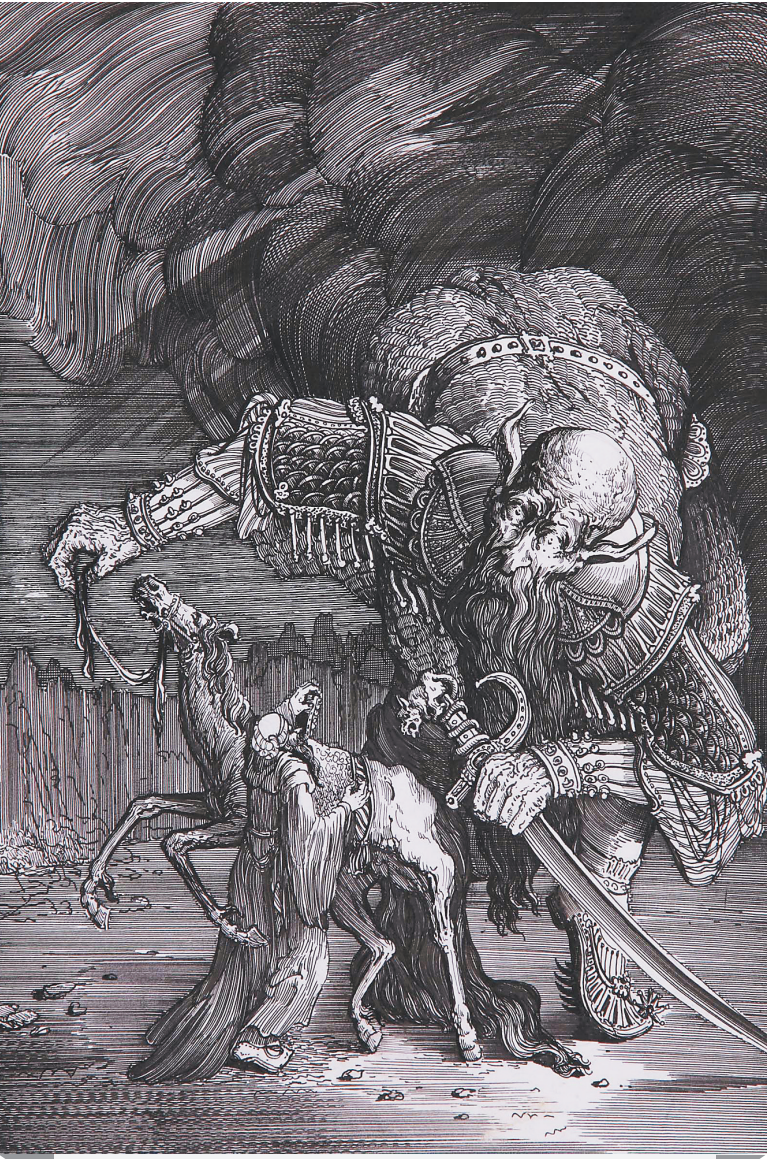
泉，自古以来就让不少人慕名
而来。《琼山志县》所载丘对勤
玉龙泉诗的序中，描述了当年的
西湖奇观：“淳而池，渚而洲，
突而岩，危而桥，皆出入。想外
诗前，石莲花叠，波而如雪，幽
香扑鼻。榕荫憩而听泉，冬冬
作琴筑声……”西湖玉龙泉常
年流水潺潺，周边古木参天，
苍翠欲滴，湖水清澈，冬暖夏
凉。西湖之东南边，有一石坊，
高约两米多，上刻“西湖”两个
遒劲的大字。据有关部门考证，
这为明代琼籍进士、官拜江西
参政的郑延鹄明嘉靖丙辰年（
公元一五五六年）所建。在西
湖北边约十多米处，立着一尊
长方形石碑，碑长约两米，高
约一米八，此碑亦为郑延鹄所
立。碑中间刻着“玉龙泉”三个
大字，两侧刻着郑公所撰的碑
文，碑文所叙乃郑公对西湖胜景
由衷的赞美。如今，政府对家
乡西湖玉龙泉的开发建设已列
入规划，相信不久的将来便是
游客观赏驻足留恋忘返之胜
地。

说到家乡的旅游，“十佳旅
游名村”的美孝村，当是一张最
闪亮的名片，这是一个保留得很
完整的古村庄。漫步走进村里，
你会被那一进进用火山岩石垒
得有模有样整齐别致的古老房
子所吸引，同时也会被迫得蓊
郁郁郁的古木生态所感叹。荔
枝、龙眼、菠萝蜜、黄皮、石
榴、甜雾、人心果、古榕、花
梨、重阳树、批把树、厚皮树，
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树种，林
林总总，相互掩映，翠绿清幽，
人在树下，宛如置身于一个静
谧得有点虚幻的绿色童话中……
在家乡永兴，还有神奇扑朔迷
离的罗经盘，雷虎岭上的仙人
洞等等自然神奇的造化，值得
你为她行走和停留。

火山石上，春风十里，家乡的
日子因为时代的改革开放，一
天比一天过得甜蜜。家乡人依
靠勤劳致富，楼房盖起来了，
却始不忘子孙后代的读书大事。
不少人就算整日抛洒汗水，刨
地种果树，也要千方百计把孩
子送到省城最好的学校去读书，
好让孩子们有个新的梦想。据
不完全统计，恢复高考以来，家
乡的子弟考上大中专学校就有一
千八百多人，考上清华北大等
名校的也有几十人。家乡人有
个名叫冯孝轩的，前几年退休
后，当他了解到家乡的子弟有
些上学还有困难时，便牵头成
立了“永兴教育发展联谊会”。
从2008年成立至今，联谊会
已对110多名考上大学及重点
中学的子弟发放奖（助）学金
达40多万元。

春雨之中，满山遍野的荔枝
树枝头挂满硕果，宽阔的道路
通到村外的世界，一幢幢崭新
楼房在长出来，乡亲们在榕树
底下安详地休憩，幸福地说
笑……坐落在火山石上的家乡
永兴，似乎也是一个拥有火山
石秉性的人，坚韧，耐辱，经
日月风雨而不颓败，书写着岁
月的新梦。

水上，南海的漠漠夜色中，一
切坚硬的东西很快就化为柔软，
包括我们躁动或者焦虑的心，
甚至偶然会滑过一丝无依和孤
独。圆形的舷窗外，一颗圆月
升起来了，月光照在海面上，
也照进船舱里来，一层微黄的光
洒落在床头。“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想不到在唐诗
里躺了千把年的静美意境，竟
与这时候的南海明月重叠在一
起了，悠悠时光宛如一刹那，
这样的水天海月却是可以比天
荒地老还要永恒的。未踏上西
沙的海岛，已先在海途上赏到
古诗早设色的画面，幸哉！心
绪浮起，不能再眠，披衣爬上
船的三层走廊，栏杆边几对情
侣模样的人在相拥看海，也有
几个抽烟的人在低声交谈，烟
头在海风中明明灭灭，活像它
们心底的别人所不需知道的
念头。走廊地板上的黑影中，
睡着一排人，鼾声疲惫而又香
甜，他们大多是农民工和渔民，
傍晚的时候我曾跟他们中的几
个农民工聊过，他们说，这次
去西沙的客人比较多，他们打
地铺，就一夜，海上也凉爽，
没有蚊子，眼睛一睁开就到西
沙了。他们来自四川，是去西
沙务工，搞工地水电安装，工
钱比海南岛上好。西沙纯净的



《天方夜谭》(钢笔插图) 吴楚宴

走读海南

给美丽留下名字

■ 张丽婷

上岛二十多年了，走遍海南大部
山水，最惊叹她的地名之美。我
有个小本子，记下了好多无法言
说的好听地名。

说山吧，有七仙岭、鹦哥岭、
百花岭、青春岭、鸦髻岭、香
岭……

说水呢，有万泉河、蓝田洋、
珠碧江、望楼溪、莺歌海、细
水……

海湾的名字也美得没话说：日
月湾、香水湾、石梅湾、海棠
湾、清澜湾、月亮湾、棋子湾、
椰林湾……

乡村的地名更是大珠小珠：翰
香、龙滚、感恩、松鸣、木棠、
四更、凤上、福报、枫木、水
满、白莲……一听名儿，就清
风扑面，骨软筋酥，就想缴械
投降，直奔过去。

还有些地名则有黎语遗风：提
蒙、什玲、本号、佛罗、王下、
乌烈、公爱、母付、畅好、牙
叉……因为半明半昧，仅懂非
懂，所以，更让你痴迷好奇。

这些地名都天生地养，和这块
没被污染过的土地一样，淳朴
干净。

记得一次驱车途中，看到路边
石碑上两个小村名：一个叫“
抱蘭村”，一个叫“懷卷村”，
用的是繁体字。两个村子前后
紧邻。当时被震撼了，和朋友
一起下了车，站在路边的石碑
前，摩挲唏嘘了好久。记忆中，
沙土路两旁是很高的庄稼，
香蕉还是甘蔗？已经忘记了，
只记得时值正午，少有人迹，
却有飒飒南风，摇得

风、清澈的海水、透明的阳光、
庄严的边陲、安宁的环境、温
和的人们，相信会令他们一生
难忘。

航行了一夜，此时突然传来船
上一片欢腾：日出了。

日出在南海的东方，万道霞光
贴着渺茫南海的万顷碧波游来，
这是天外的祥光，纯金般的光
芒碎片，广撒在大海之上，炫
射出太阳最原本的颜色，只有
在南海一尘不染的空气中，太
阳才呈现出它的真容。这样的
海上日出，在大陆近海是无法
欣赏到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
在地球的低纬度收获的美景，
犹如收获了一件巨幅的梦幻般
的风景画，直抵心灵和记忆的
库门。那种在陆地上看惯了的
日出，有人间烟火飘过，有城
市高楼和人工景观衬托，甚至
还有万丈红尘和四面雾霾的遮
掩，就算是晴空万里，也会少
了南海日出出水芙蓉般的气
质。在南海上看出日出，突然
有一种遁入空门的神圣和静穆，
能听到自己的心跳，那是一种
朝觐的初心之音，犹如万年
空谷中的回响。

听“琼沙3号”上的老西沙说，
看见日出，西沙就快到了。他
们平素所说的西沙，便是“千
里长沙，万里石塘”上烟海缥
缈中的永兴岛。

流年剪影

工作服

■ 陈正优

2014年强台风“威马逊”袭击琼
岛。风后，我所住的小区物业
管理员动员住户清理旧衣物，
捐给灾区的灾民。我翻箱倒柜
忙活了大半天，整出了一大包
近几年不穿的衣服，有西装、
皮袄、衬衫、棉衣等，唯一有
一套工作服舍不得拿出，因它
记录了我生活的一段历史，特
留下作为纪念。

这套工作服浅灰色，夹克式
设计，上衣为小翻领，齐腰左
右两侧设有斜型的口袋。全
棉纱布料，布纹紧密且厚实，
抗磨耐洗，我穿了三年也不
曾褪色。面料的回弹性好，对
皮肤的亲和力极佳。据听时
任连队的司务长说是生产建设
兵团统一设计、批量生产的
工作服。40年前，我曾穿着
这套工作服上台从领导手中接
过“青年突击队”的旗帜，和
青年们一起奔赴边远山区开
发建设新的连队；也曾穿着这
套工作服跟随浩浩荡荡的农垦
大军参加过整治五万亩田洋
的大会战……寒风嗖嗖，这
套工作服穿在身上暖在心里。

一套工作服，现在看起来十分
的平常。可在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可是件奢侈的服饰。当时
物资匮乏，布料凭票供应，人
们的穿戴极少有不打补丁的，
可谓是“新三年、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记
得，当连队的司务长用牛车拉
着工作服回队部时，人们奔走
相告互传喜讯，欢乐的气氛
沸腾了整个连队。发工作服的
当晚，队部人头攒动，男人们
穿上新的工作服叫人品足一
番，看适不适身；女人穿上
新的工作服偷偷回家照镜子，
转着身腰打量自己。人们的
高兴劲，难以用文字来形容。
工人们在连队里劳动，穿着
比较随便，可到农村办事或
救灾时，都自觉地穿着工作
服。虽他们不用言语表达，我
理解其意是：农民兄弟们，
我们工人阶级来支援你们了。
在兵团时期，团里有文艺宣
传队，连队也有文艺宣传队，
团里的文艺队的表演服装还
比较多样化，连里的文艺队
着装是清一色的工作服。在
当时做到服装的统一整齐，
还真不容易。工人们探亲或
回家过年，大都着工作服，
虽没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之
意，但当时穿工作服的人不
多，着一身干净、整洁的工
作服，还是让人刮目相看的。
还记得团部开万人大会，各
连带队队伍进场时的情景，
整齐的服装，统一的步伐，
“齐唻唻”、“一二一”，
喊着口号跑步进场，犹如一
支威武之师。

现代的工作服款式繁多，T
恤、衬衫、夹克式、套装；
面料也多样化，涤纶、纤维、
棉质、麻质等多元素；根据
工作性质的需要，适用性为
多功能化，防辐射的，防高
、低温的，防静电的，防氧
化的等等。每当每看到，在
千里的铁路沿线，在茫茫的
林海中，在一尘不染的试验
室里，在繁华都市的地下水
道边忙碌着身穿各式工作
服的人们时，冥冥中我想
了很多，各行业的发展进步
离不开他们，他们是新时代
最可亲可敬的人。

心香一瓣

只为途中与你相遇

■ 王婉

禅书上记：僧问，你往哪里
去？师曰：脚往哪里去，我
往哪里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常常萌
生一种莫名的冲动，背上简单
的行囊，一个人徒步行走，
做个尘世中轻快的行者，去
到心中向往的每个角落。

喜欢一个人在日月山川、空
旷天地中行走，走人那种不
被打扰的宁静中，看晓风残
月，云海苍茫，看落花心事，
零落天涯。看岁月深处的痛
与爱，波澜起伏，起起落落，
都沉浸在无边的壮阔里。

一路走来，江山风月，人世
风景，皆安静温暖地从心底
掠过。那些凛冽的疼痛和酣
畅的快意，皆停留在行走的
文字里。在那里，曾经邂逅
过的风景，相遇过的人，早
已遗忘的往事，曾经的甜蜜
和感伤，都在我的文字里，
依然满身花雨又归来。

这一生，不过烟波里来去。
花开花谢的旅途，风风雨雨，
点点滴滴，在心湖开成一片
萧瑟苍苍的风景。那些灿若
云霞的美，令人惊心。回首
来处，风烟俱静，恍惚间只
隔一剪光阴。一旦与时光交
错，就再也无法触及，悲欢
彻骨总难舍，百股相思亦枉
然。曾我在时光中低眉浅笑，
宁静安详。而那些年华，永
不再回来。

一路走来，我亦得到太多的
关照和扶持。感恩此生与我
相逢的亲人和朋友，感恩爱
我的和我爱的人，心中蔷薇
盛开，芳香远溢或是清缕
绝尘，都离不开多年来的相
会相知和不离不弃；冥冥
之中，寂寞从来就有，生命
中总有挥之不去的美丽，方
才不舍。天南海北，你在身
边，或在远方都已不重要，
追随着你的影子也会到地
老天荒。

感恩此生相逢的故乡，那里
的清风、明月和那里的人们，
那些生命的细节与况味，那
些生活的酸甜苦辣与悲欢离
合，折射着属于那个时代
的人生悲喜。如果将那些
记忆碎片拭去尘埃，可以
望见故乡与亲人，望见一个
纯真而纯美的年代——那
是一个纯朴不散，秩序井然，
有爱有恨的年代。顺着那
些斑驳的脉络，就可以寻
找到一代人的记忆家园和
守望乡土的恢宏交响。

感恩那些相逢过的风景，
在许多前路未知、命运未
卜的人生岔路口，它们曾那
样温暖过我的心灵，抵达
过我的灵魂，洗涤我心灵的
铅华与疲惫。与它们恍然
相逢的刹那，我看见了岁月
的慈悲。没有分离，没有
告别，如今它们仍静静地
停驻在我心底最美的地方。
在这个尘埃落定的人间，
远离尘嚣、美丽安详的
梦中家园，终究抵不过一
个人心灵的辽阔。生命
会凋零，那一份精致和感
动永存心底，直到生命消
亡的那一刻。

一支素笔，一杯花茶，一
缕竹风，一世光阴，在清
闲素淡的时光里，只过简
单安稳的生活，单纯而
平凡。当云烟散去，你我
相忘江湖，穿过岁月簌
簌而落的风尘，我会依
然记得，我一生中
最奢侈的事，就是途中与你相遇。